

MENGHUI DAHAN

他是名垂千古、万人敬仰的英雄名将，她是名不见经传的妙手神偷。
阴谋、魔咒、迷局，缭绕不绝，爱情、迷情、虐情，扑朔迷离。
恨恨恨，此恨绵绵无绝期！退退退，无路可退，终成死局！
同爱人权谋天下，携手共进，谱写最纠结的大汉乱世奇缘！
一见钟情，权谋角逐，破镜重圆，生死相随。
为了最心爱的男人，赴汤蹈火，付出生命也在所不惜，
这一切，只因为爱情！

梦回大汉



继《梦回大清》后又一浓情之作
百万读者翘首期盼
穿越领军人玉清秋再续古风深情

她，穿越之女，因为爱情，助他达到权力巅峰；
他，大汉战神，虽冷酷如冰，却独独对她一往情深！

玉清秋
◎著

他是名垂千古、万人敬仰的英雄名将，她是名不见经传的妙手神偷。
 阴谋、魔咒、迷局，缭绕不绝，爱情、迷情、虐情，扑朔迷离。
 恨恨恨，此恨绵绵无绝期！退退退，无路可退，终成死局！
 同爱人权谋天下，携手共进，谱写最纠结的大汉乱世奇缘！
 一见钟情，权谋角逐，破镜重圆，生死相随。
 为了最心爱的男人，赴汤蹈火，付出生命也在所不惜，
 这一切，只因为爱情！

MENGHUI DAHAN



梦回大汉



中国华侨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梦回大汉/玉清秋著. —北京:中国华侨出版社,
2012.12
ISBN 978-7-5113-3118-2
I. ①梦… II. ①玉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2)第 292306 号

●梦回大汉

著 者 / 玉清秋
策 划 / 周耿茜
责任编辑 / 高福庆
责任校对 / 孙 丽
装帧设计 / 玩瞳装帧
经 销 / 全国新华书店
开 本 / 710×1000 1/16 印张 18 字数 300 千字
印 刷 /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
版 次 / 2013 年 2 月第 1 版 2013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 / ISBN 978-7-5113-3118-2
定 价 / 29.80 元

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静安里 26 号通成达大厦 3 层 邮编:100028

法律顾问:陈鹰律师事务所

编辑部:(010)64443056 64443979

发行部:(010)64443051 传真:(010)64439708

网 址:www.oveaschin.com

E-mail:oveaschin@sina.com

目录

- 第一章 诡异穿越 / 001
- 第二章 我是细作 / 015
- 第三章 破庙一夜 / 019
- 第四章 相亲大戏 / 023
- 第五章 甜品之约 / 029
- 第六章 独尊儒术 / 034
- 第七章 他是卫青 / 041
- 第八章 花魁大赛 / 051
- 第九章 公主寿宴 / 062
- 第十章 脆弱时分 / 074
- 第十一章 死了都爱 / 080
- 第十二章 丐帮之行 / 088
- 第十三章 大闹天宫 / 091
- 第十四章 汉军启征 / 098
- 第十五章 敌军来袭 / 107
- 第十六章 深不可测 / 114
- 第十七章 漠北探宝 / 119
- 第十八章 扑朔迷离 / 131
- 第十九章 再遇费连 / 139

第二十章 圣水之源 / 147

第二十一章 泰真狂欢 / 154

第二十二章 联军启攻 / 161

第二十三章 绝处逢生 / 167

第二十四章 关键一战 / 176

第二十五章 龙出升天 / 181

第二十六章 我是老聃 / 194

第二十七章 决战时刻 / 203

第二十八章 终须一别 / 213

第二十九章 情意切切 / 219

第三十章 迷雾重重 / 226

第三十一章 天鹰真相 / 232

第三十二章 幕后之手 / 240

第三十三章 真相大白 / 245

第三十四章 真相背后 / 254

第三十五章 惊天营救 / 258

第三十六章 时光机器 / 272

第三十七章 大结局 / 280

梦回大汉

MENGHUI DAHAN



第一章 诡异穿越

我叫韩真真。是个剩女，28岁了，还没嫁出去。如今世道，这样的女人和丢在地上的易拉罐一样多。

我没什么特长，用网络上的话来说，没钱，没才，没貌，而且还没死。

20岁那年，我遇到了一个哥哥，他说：“我带你闯荡江湖吧。”我信心百倍地跟着他闯荡了几个二线城市，最后，他进了局子，我幸免遇难，唯一的收获便是学得了一手不错的盗术。

28岁这一年，我站在一座不知名的桥上，想，眼角的那一抹细纹果然比昨天更明显了些，她们说雅诗兰黛的效果不错，但要花去我一个月的生活费。我透过桥上的不锈钢看到自己的脸，心想，本来引以为豪的大眼睛，如今也有缺陷拿不出手来。我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大龄剩女。

我爬上栏杆，想看看风景，一个人跑来，直呼：“你是韩真真吗，快跟我走吧，你有个亲戚快死了，有遗产要留给你。”

当时的我用比“神九”发射还快的速度，跃下栏杆，第一时间赶到了医院。病床上，看见一个满脸皱纹的陌生老头，身上插满了管子，极虚弱的样子。我酝酿了许久，终于挤出两行眼泪，扑入他的怀里，梨花带雨哭了大约20分钟，直到雪白的床单被鼻涕眼泪染湿一大片，身后的医生拍拍我的肩说，他已深度昏迷，听不见。

我一抽鼻子，说：“遗产呢。”

走来一位律师模样的人，查验了我的身份后，从怀里摸出个信封来。

“这便是遗产，你叔叔留给你的。”他说。

我接过信封，掂量了下，打开一看，却是一个古色古香的青铜镯子，上面刻着看不懂的花纹和文字。我上下翻动前后左右仔仔细细地观察了一遍，抬头木然问道：“就这个？”

“是的，你叔叔就留给你这个。”律师很肯定地回答。

像是从头到尾地被浇了盆冷水，透心凉。

原本以为要发一笔横财，结果只得了个莫名其妙的青铜镯子。郁闷，即便我不懂历史，也知道历史上根本没有哪个朝代会用青铜铸造镯子。好吧，我甚至怀疑，这是不是某个旅游景点中的劣质纪念品……

正郁闷着，一侧躺在病床上的老人，忽地睁开眼睛，一个鲤鱼打挺从床上坐



起，还未等大家反应过来，一把抓紧我的手。我吓得腿脚发软，浑身血液凝固，其他人也发出惊呼，一时难以接受深度昏迷的老人为何突然惊醒。

那老人枯井般的眼神直勾勾地望着我，直让人心里发毛。我吓得语无伦次，只道：“叔叔……放开我……”

他抓住我的手却更紧，指尖在我皮肤上掐出深深的痕迹。我痛得眼泪直流，努力挣脱，却无济于事。

但见他干涸的嘴唇轻启，口中喃喃道：“反者，道之动。弱者，道之用。天下万物生于有，有生于无……真真，回去吧……回去吧。”

“什么？”我惊魂未定，结巴着问。

他的双眼却陡然冒出一阵精光，转瞬即逝：“只有你救得了他……救得了他……”

“救谁？”

他不再回答，眼中的精光泯灭，抓住我的手也渐渐松开，终于，身体像泄完气的皮球一般，蹦，倒回了床上，竟就这么两眼发白，没了活气……

我吓得傻了整整5分钟，护士医生们在我面前乱成一团，我却毫无知觉，直到有人扶我出了医院的大门，才回过神来。

此时的天色已经暗下，街道上鲜有行人。

低下头去，看着手中的青铜镯子，竟有似曾相识的感觉。

又有声音空灵地响起，像是有人在很遥远的地方说话。竖起耳朵听去，隐约听到几个字。

“真真，真真……”

一股凉气从脊梁嗖嗖往上窜，原地转了三圈，朝着空荡荡的街区仔细看去，却不见异常。

心脏骤停了三秒，又忽地狂跳起来，低头看着镯子，莫名的恐怖开始包围自己。没多想，便将手中的镯子猛地朝地上一扔。那东西触到地面，“咣——”发出尖厉的金属撞击声，又在地上滚了三圈，最后在一个角落里停了下来。

我想撒腿就跑，身后，却又隐隐响起那个空灵的声音。

“真真，真真……”

腿如灌铅，再难举步，回头看去，那镯子阴阴地贴着冰冷的角落，墨绿色的表面，发出诡异的光芒……

头皮发麻，冷汗涔涔，脚步却不由自主地朝它迈去，蹲下身来，手缓缓朝它伸去，待碰到那青铜表面，突然，一股寒意从指尖瞬间传入，迅速窜进血管与皮肤，竟有被闪电击中的感觉。我一惊，神经瞬间抽紧，却不料，这股寒意竟突地变成了灼热，而且，愈来愈强烈，似是有千般热量源源不断涌入我的身体，危险扑面而来，我条件反射式地想抽出自己的手，却无奈那铜镯竟像一个无形的铁钳，牢牢掐住我的手指不放。

我失口惊叫起来，那镬子却已由绿转红，刹那发出红光来，周围的背景被这红光打散，竟开始模糊一片……

不知是痛，是酸，是冷，是灼，电流般不断涌入，充塞着我的胸腔、脑袋、心脏、血管……下一秒便要爆炸似的。我想大声疾呼救命，喉咙却干涸着发不出一点声音。渐渐地，身体竟凌空而起，无力地荡漾在空中。

“反者，道之动。弱者，道之用。天下万物生于有，有生于无……”

“真真，回去吧……回去吧。”

不知是哪儿传来的魔咒，一遍又一遍地在我耳边响起。突见那镬子如光球爆炸般发出万丈光芒，顿时，我的身体如簧般弹射出去，接着，似是掉入一个深渊，朝着黑暗之中急坠而去……

眼前一黑，终于晕了过去……

我再次睁开眼，发现了两个事实。

第一，我没死。

第二，我掉进了一个战场。

眼前一片刀光剑影，我目瞪口呆，不能动弹，我想逃，却发现没一点力气抬脚。一个人朝我撞来，回头看去，是一个古代士兵打扮的男人，正与另一个古代士兵打扮的男人打得火热。他回头看到我，赤红的嘴唇迸出一句话：“真真，快逃！”

可就是这句话害了他，对面的男人一刀斩下他的脑袋，只见那圆鼓鼓的球上残留着惊异的表情，在空中划出一道弧线，最后落到我的脚边。

我天旋地转，决定就这样晕过去，可是我倒在地上，发现自己居然没有晕，于是我挣扎着起来，想要逃命。那个杀红了眼的男人朝我冲来，银光刺得我睁不开眼睛。我干脆闭上眼，心里默道：“再死一回吧。”

我睁开眼，发现我居然仍没有死。

那个男人停下脚步，拿着刀，俯视着我。

我看清了他，他真高，大概有1米9了吧，衣架子真好，穿着一件全身是血的盔甲还那么有风度，五官像雕刻一般轮廓分明。我咽了口水，心想：“帅哥啊。”

一只大手将我像拎小鸡一样擒起，扔进了另一个男人的怀里。

“带回营再说！”

……

我朦朦胧胧做了个梦。

身在一座很破的屋子，有个穿着古代服装的老人，在我眼前飘过，我追出门去，老人不见踪影，却看到满天的风雪，天地间尽是白茫茫的一片。

“反者，道之动。弱者，道之用。天下万物生于有，有生于无……”



昏昏沉沉，似睡非睡，终于醒了过来，却是一身冷汗，这才发现双手双脚全被捆了个结实，帐篷里昏暗一片，只有惨淡的月光。

我想，这里是地狱吗？

身边一个人踢了我一脚。“真真，你也被抓了？”

我朝他看了眼，是个长相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男人，只不过身上的衣物和古装戏里差不多。

我的脑子快速转动，分析自己的处境。

我恐怕是穿越了。

苍天，走哪门子霉运？见了个莫名其妙的叔叔，收了份莫名其妙的遗产，结果就穿越了？

郁闷，我真的很郁闷。

淡定，要淡定。

清了清嗓子，问了每一个穿越古代的姐妹们都会问的一个问题：“大哥，敢问这是什么朝代？”

昏暗一片沉默。

我忍不住踢了他一脚，他终于开始说话。

此人说话前言不搭后语，逻辑混乱，但总算是听明白了大概。

我所处的时代，应该是西汉年间，他说什么元狩四年，依稀记得这应该是汉武帝的时期。我魂穿过来的身份，是匈奴左贤王身边身份低微的侍女，昨晚汉朝名将霍去病带领部队越过离侯山，渡过弓闾河，几乎全歼了匈奴左贤王部，我跟着这批倒霉的弱势群体，一起进了霍大将军的俘虏营。

我于是又问了另一个弱智的问题：“大哥，这里，我也叫真真吗？”

又是一阵沉默。过不久，他长叹一口气，估计是觉得我脑子撞坏了，缓缓道：“你叫真真，今年20。”

郁闷，真真，连个姓都没，比上一世还微不足道。

我情绪有些低落，想自己果真倒霉，穿越都那么窝囊，穿成了个奴才，现如今，还成了俘虏。

好吧，往好处想，汉武帝是不是，霍去病是不是，有机会见识下这闻名遐迩的英雄人物，算是收获。而且，听这人说，我只有20岁，比上世白白赚回了近10岁，算是返老还童。

想着，心情平复了许多，于是干起了正活。

只花了不到一分钟，我便解开了身上的绳索，接着，便去解那位大哥的绳索。他惊异地望着我，说不出话来。

盗贼的首要素质就是要学会在任何情况下，别人都没办法捉住你。在这里，手指虽然比原来的我生疏了些，但还管用。

昏暗中，突地围上一圈黑影，细细看去，竟是与我有相同际遇的男男女女们，

手脚被缚，一脸苦相，但此时的眼中，散发着渴求的光芒，似乎是在说，救救他们。

我来不及多想，连忙解开众人身上的绳索。一群人个个充满感激地连连朝我磕头，场面甚是感人。我心潮澎湃，本想发表一番慷慨激昂的演说，但终还是忍住了，只朝那帐篷的窗户指指。大家心领神会，手脚并用地朝那洞口爬去。

一群人鬼魅般爬出帐篷，那守门的哨兵可能没料到我们会逃，正睡得踏实。跳出窗子，发现月朗星稀，一片戈壁风光，一行人畅通无阻朝黑暗中潜去。

那人激动地握着我的手，热泪盈眶：“真真，谢谢你。”

“你”字还没说完，他突然顿住，然后两眼一白，嘴角流出血来，朝我的怀里倒来。

我脑子嗡嗡作响，手脚僵硬地接住他，他却顺着我的身体朝地上滑去。我见到他背后插着一支箭，才反应他死了，惊恐地朝前望去，一群手持弓箭的士兵，在风中悍立，眼中精光毕露，似是来自地狱的死神。

人群中不知谁凄厉地大喝了句。“汉军来了！”

顿时，队伍像是炸开了锅，四下逃窜。那汉军确实训练有素，带头的军官只是轻轻用手作了个手势，士兵们便意领神会，有条不紊地封住了几个要口。那些俘虏们如没头苍蝇般乱窜，一一落入了汉军手中，没出几下，便被一一捆了个结实。

我来不及多想，也扭头就跑。人群乱作一团，黑暗中，沙土飞扬，哭喊声一片，正脑子一片混乱，头上却不知被谁狠敲了下，眼前金星乱舞，痛得在地上直打滚，一根绳索朝我头上套来，我哇哇大叫，声音在风中稍纵即逝：“救命啊！”

.....

嘣，嘣嘣嘣！

俘虏们，个个如掷入分类垃圾箱的袋子般，被汉军们抛挤在一个角落中。我强力克制住自己，不断在心里对自己说：“淡定，淡定。”

灯光摇曳中，一个面目狰狞的军官走上前，恶狠狠道：“是谁带的头？”

人群一片沉默，忽地，所有人齐刷刷地把手指指向了我的鼻尖。我的心嗖地提到嗓子眼，差点没呛口气晕过去。

翻脸比翻书还快，真是世态炎凉。

军官走上前，细细打量了一番我，嘴角泛起阴冷的笑容。

“你好大的胆子。”

我挤出一个笑，辩解道：“大哥好，我只是在想，俘虏也是人，长夜漫漫，大家待在一个房间，难道不是件很无聊的事？我们出去透透气，赏赏月景，感受大自然的美妙……你说，好不好啊？”

他一把捏紧我的下巴，“小姐，还嘴硬。”



我痛得眼泪直流，求饶道：“大哥，你长得那么帅，心肠一定很好，怎么那么凶？”

他一把将我从地上揪起，将我重重地摔到身后士兵的脚下，然后喝出一句：“拖出去斩了！”

我傻在那儿，还未反应是什么状况。两个恶狠狠的士兵却已上前一把架住我，直直地将我朝外面拖去。

我这才急得哇哇大叫，一边挣脱一边哭喊救命。

真是狗血的穿越，连明天的太阳都没看到，就这么命丧黄泉？这大汉朝是什么社会啊，有没有法制啊，说杀人就杀人啊。惨，果然惨到家了。苍天哪，我不要死，我不要死。

漫漫星空下，一把明晃晃的大刀架在我的脖颈上，透凉的感觉如刺。

“等等，大哥。”我转头望着两名刽子手。那二人原本想一刀了事，脸色一闪，停下动作，双双朝我看来。

我咽了口口水道：“今天天气不错啊，呵呵。”

二人面面相觑了下，估计是觉得我脑子吓坏了，其中一人道：“阎王那儿的天气更不错，姑娘，一路走好。”

只见夜空下，寒光一闪，那刀锋电闪雷鸣般朝我的命门而来，眼见着要落到皮肉上，我突地一缩脖子，身体灵活地朝左边一晃，那刀竟生生地砍了个空。

一刀落空，那刽子手傻了下，不信似的朝自己的刀看了下，又朝我看看，大喝一声，又砍过来。这回，我往右边一躲，又未让他得逞。这一来一去，他砍了好几回，我就躲了好几回，急得他怒色渐聚，狂喝一声：“放好你的脑袋。”

我神志不清地笑了起来，连声说：“好好，对不起，大哥，不躲了不躲了，这回让您好好砍。”

他示意帮手按住我的身体，又深吸口气，抡起刀再次朝我砍来，

其实，我的双手在与他俩扯皮的过程中，已经快速解开背后的那个死结，而彻底解放出来，下一秒，我便可以先袭击制住我的那个家伙，然后再对付那个持刀的刽子手，活下去的一线生机就在眼前……

正在我准备出手袭击的那千钧一刻，身后忽地传来一声充满权威的低喝。

“放开她。”

这一变故，让情节直接峰回路转，刽子手的刀在半空停了下来，而我出手的动作也僵住一半，时间停止在这0.01秒，看上去，更像是电视机卡壳的画面。

一个古代将领打扮的男人缓缓走上前，站在我们面前，他的脸庞很陌生，但表情很严肃。

刽子手一见他，立马就跪下道：“参见游将军。”

游将军瞟了我眼道：“你们退下，这个女人交与我处理。”

“但将军，此女犯例，已是死罪……”

游将军冷眸一扫，那两人顿时吓得脸色苍白，再不敢多说什么，连忙躬身退下，茫茫草原上，只留下我与二人。

我这才意识到他救了我，一时感激涕零，难以言表，半晌才支支吾吾说出话来：“帅哥，你真是见义勇为的好男儿……”

我话未说完，他却打断我道：“真真，大人要见你。”

我木木答了句：“什么？”

那人似乎有些惊异于我的反常表现，又上前补充了句：“大人要见你！”

见他的样子，应该是认识我的。我努力在这世的脑袋里寻找有关他的记忆，却理不出一个头绪。

那人见我搔首抓耳的样子，不耐烦了，伸出手朝我抓来。

我下意识地朝后一躲，他一见，脸上隐有怒色，恶狠狠道：“跟我走！”

说着，只一把擒住我的手臂，朝反方向走去。

我被迫跟上他的脚步，脑子快速转动。

大人？听上去好像是重要人物。真真在这个时空里，似乎不是一般人。

……

二人在夜幕中快速前进，月色忽明忽暗，广阔的空间像个大盒子。

不远处，又出现了一个身影，挡住了我们的去路，笑眯眯道：

“游将军，这是去哪儿？”

我脑子发涨，定睛看去，等等，我好像见过他。呃，1米9大个子，那个在战场上抓我进营的家伙。

正犯着嘀咕，“1米9”却已走上前，目光炯炯地打量了我一番。我抬头看他跟瞻仰烈士纪念碑似的，脖子发酸，干脆低头不敢看他，只听到我身边那位被称为“游将军”的男人说道：“霍将军好。”

霍将军？难道他就是传说中的霍去病？我忍不住又抬头望去，恰好与他的目光相遇，月色下，他脸上的血迹没了，有张好看的脸，但却咄咄逼人。我再次被他的气焰打败，低下头去。

“游将军，这么晚还不睡，这个女奴是谁？瞧她的打扮，是匈奴人吧。”

游将军迟钝了下，声音发虚：“回霍将军，是李敢将军派我来挑一名女奴。”

“噢？”他的脸上显现戏谑的表情。

游将军干笑了下。我心想，那李敢将军是不是就是他嘴中的“大人”？

我胡思乱想着，霍去病却上前一把捞起我的下巴。我吃力地抬着头，脖子绷得生疼生疼。他微微一笑，似乎满意我的长相，吐出一句让我即刻晕倒的话：

“替去病禀报李将军，此女我先收下了，改日，在下定奉上10名年轻美貌的少女送到李将军府。”他说着，根本没给游将军回绝的余地。历史上，霍去病凭着汉武帝的宠爱，极其娇纵任性，这一看，果然不假。

我双腿发抖，身子又像擒小鸡般被他拎着，朝星火点点的方向走去，可怜兮



今地朝离我愈来愈远的游将军看去，只见他表情复杂，眼神中隐约有种担忧。

嘶一下，我被扔进了一床大被子上，痛得眼泪直流，但意识到情况非常不妙。

眼前的男人高得像座山，烛火摇摆，他的脸忽明忽暗，透着淫笑，一步一步向我逼近。

郁闷！一到古代，连自己都来不及看上自己相貌一回，就被传奇历史人物先来个霸王硬上弓，悲剧性沦为二手货。在古代，女人的清白就像是混入股市想捞一把的本钱，我的情况是，还没进市，就先清仓大甩卖了。

我定下情绪，准备发表一番感人至深的演讲：

“霍去病将军。其实，我是很崇拜你的，你横扫匈奴的事迹感动了无数少女少妇们的心。在我心目中，你像太阳一样光辉，像月亮一样美好，像花钢岩一样雄伟，像神一样高高在上。能得到你的垂青，我一时情难自控，感激涕零。不过，虽然我很想委身于你，但，首先，我没洗过澡，大大地影响将军的观感，其次，我……我这几天……也不太方便。我想，将军虽然行军打仗寂寞难耐，但也不急在这一时，是不是？”

他的脸上忽然闪过一丝不经意的惊异，似乎是被我的话触到了什么，皱起眉探上头来又细细看了我许久。其实他的睫毛蛮长的，眼珠子隐隐发亮，有种特别的温柔。

我咽了口干沫，他却问道：“你从哪里来？”

“啊？”我脱口而出。

“你从哪里来？”他又逼问。

“哪里来……”我额头冒汗。这个问题有点难回答。气氛忽然冷静下来，我呆呆望住他，他也呆呆望住我。

我最终鼓起勇气，回答：“我从左贤王这里来……”

他又探上几分，鼻尖快碰上我的鼻尖，他的呼吸带着强烈的男人味，我闭上眼睛，再不敢看他。

过了许久，他忽然发声：“左贤王长何相貌？今年贵庚？”

“呃。”我头脑再次发涨。左贤王被他打得落花流水，他还问这么低级的问题干吗？他在试探我吗？我该如何解释从现代来的事实？

“我是王府最低级卑奴，没……没见过左贤王。”想了一个很好的理由。

他勾起嘴唇，淡淡地看了我一眼：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韩真真。”

“你在王府做了几年？”

“3年吧。”

“做什么事？”

“嗯……扫地……”

他传出调侃的笑声：“扫地？有趣。”

我被他笑得莫名其妙，也配合着笑了下。

他的手摸上我的脖颈：“真真，你想不想活下去？”

“呃……”

“想活下去，就依了我，说不定，还有几分活路。”

我被他的气焰烧得满脸通红，真想不到传说中的民族英雄霍去病竟是个乘人之危的大色魔。我终于无法控制我内心对他的鄙视，咬牙切齿朝他抛去一个正义的眼神：“霍去病！我建议你改名字，叫霍有病！花痴病！”

他笑眯眯，脸皮厚得要死。得寸进尺，手指像蛇一般探进我的衣领：“好啊，知道我有病，给我解毒怎么样？没洗过澡是吗，我就喜欢这种带着骚味的小野猫。”

我来不及反应，他却一下撕开了我胸口的衣服。我只觉胸前一凉，吓得目瞪口呆。

他朝我吻来，我决定运用葵花宝典中一个极其狠毒的招式——釜底抽薪。

我用力朝他下身踢去，却意外发现从丹田处源源不断有热力涌向我的腿部。我突然发现，自己在这世的身体竟然是有武功的……

因为有内力，这记杀伤力明显远远超出自己的想象。只听沉闷的一声呻吟，他脸上顷刻现出一个被毒蛇咬中的痛苦表情，扭曲成奇怪的形状，双手闪电般抚住下身，从床上滚落到地上，整个人像缩成一团的刺猬。

我来不及多想，爬了起来，便朝门口逃去。在离门帘还有 0.01 毫米的时候，后脚被一只大手扯住，身体不受控制地向前倒去，重重地摔在地上。

我提气运功，身体神奇地在空中反转一圈，竟一跃而起，用另一条没受到禁锢的腿，朝他的脸上踢去。他这回有了防备，只轻轻一摆头，便躲过了我的攻击。我虽没踢中他，双腿却得了自由，定下身形，条件反射般挥舞着双手，竟化作一个猛虎长啸，飞身朝他攻去。

他身体一倒，柔软轻巧地滑向我的下盘，同时，又突挥掌击中我的腿部。强大的力量传来，我在空中一时控制不住，失落在地。他长身一跃，泰山压顶般整个罩住了我的身体，又手脚并用，将我的四肢牢牢禁锢在身下。我试图挣扎，他却冷笑着探到我的耳边，低语道：“一个扫地的，却有这般武功，真是出乎意料。”

我又气又急，只低沉着咆哮：“霍有病，放开我。”

“我为何要放开你？”他似乎觉得这份调侃很有趣，来劲了。

“你若敢动我，我将你千刀万剐。”

“好啊。”他若无其事，嬉笑着打量着我的前胸。我忽然意识到自己胸前半缕布也没有，瞬间脸色煞红。

“霍有病！霍有病！霍有病……你这个大混蛋。”我真急了，眼泪盈眶。

他啧啧地摇摇头，“唉，发育不全，平得如这塞外的草皮似的，你有 15



岁吗？”

我努力挣脱开手，想朝他挥去一个电视剧中女主角经常会做的动作——扇耳光。

手在空中，却被他捕捉住，轻笑道：“身子那么瘦，力气倒挺大的，没几分姿色，还强悍得跟男人似的，小心嫁不出去。算了，本将军委曲求全，勉强收了你的身体了。”

他说着，便要来拉扯余下的衣物。我闭上眼睛，心里倒平静下来。

罢了，女人总是弱者，任人宰割的分，穿越到这世，倒霉到家了，就当再死一回好了。

看着我忽然不挣扎了，他反而停了下来，我睁开眼睛，看到他正怀着有趣的眼神，似笑非笑地望着我。

“上吧，有病先生，就当我被毒蛇咬了，被野狗欺侮了。不就那么一层膜的东西，你既然是性饥渴，喜欢就拿去吧。”我忽然风轻云淡。

他探究似的望住我，眼睛眯成了一条线：“有趣的女人。”

我重新闭上眼。但凡穿越过来的女主角，在这些古代男人眼里，都是有趣的女人，没什么稀奇的：“你还不上？快快了事，我还想睡觉呢。”

他大笑，拍拍手从我身上起来：“算了，本将军对你这种丑女，其实也没什么兴趣。”

我愣住，他却突逼上我的脸，戏谑道：“不过，你说得对，你的确很臭。”

话音落下，他不管三七二十一，忽地拎起我的身体，刷刷刷大步朝门外走去。我像只装满东西的塑料袋一般在他手里晃来晃去，连挣扎的兴趣都没有了。

眼见一片月色下，湖光粼粼。

他擒着我到了湖边，我有种不祥的预感，身体却已划出一个漂亮的弧线，从他手里嘣一声掉进了湖里……

我连着吃了好多口水，无助地在水里翻腾了好几周，终于像一只煮熟的水饺一样浮出水面。

幸好是夏季，否则自己不淹死也得冻死。我用手大力抚去满脸的水渍，朝岸边那个一脸得意扬扬的男人看去。我气得心里直打鼓，但仍控制住镇定，说什么也不能表现出惊慌失措，来配合他的得意扬扬。

他笑道：“真真姑娘，好好洗洗吧。这里月色撩人，风景优美，说不定还能汲取些天地精华，让自己长得漂亮些。本将军累了，就先睡觉去了。”

我湿漉漉站在水里，心想，他这是放我走吗？

才想着，他的身影却已消失在黑暗中。我在水里待了半晌，终于努力爬出来，身体像个大字，平躺在草地上。一轮明月当空，我呆滞着朝夜空看去。脑子里一片空白。

夜空里，几乎没有星星。我想自己的命运和这颗星差不多，被强大的现实压得喘不过气来。

没头没脑地被遗产，没头没脑地被穿越，结果掉进古代战场，不到一天，见识了无数死人，遭遇到了数位汉朝大将军，经历了跌宕起伏过山车般的情节，鬼门关来回数趟。郁闷，整个比美剧还惊险。

我眨了眼皮，闭上再想。

看过一遍电视剧《汉武帝》，现如今，才特别感激这位伟大的导演，拍出这样的巨作来充实我这类人的文化知识，让我这种半文盲，穿越到这混乱的朝代里，也不至于对那些历史人物事件一无所知。

隐约记得霍去病横扫左贤王这一战，应该是汉朝对匈奴作战的收关一战，这一战，标志着匈奴的彻底失败。值此之后，匈奴再无力侵扰汉朝疆土，这一战，也让年仅22岁的霍去病被汉武帝刘彻封为大司马，与他的舅舅卫青并驾齐驱。一想到方才那霍去病的嘴脸，心里便耿耿于怀。什么东西吗，上天如此不公平，竟让这种禽兽不如的人平步青云。不过，如果没记错的话，这家伙24岁就翘辫子了。想到这里，又觉得蛮解气。

又想，方才那位游将军提到的李敢，如果没记错的话，应该是大将军李广的儿子，他想见我？见我干什么？我对他而言，有什么价值？

我睁开眼睛，忽然顿悟过来。

这一世界中原来的真真肯定与李敢将军有着某种联系，而且，这种关系需要掩人耳目。郁闷，这古代果然危险得很。

那，这种联系到底是什么呢？努力寻找着过去的记忆，隐约又浮现出之前做的那个梦，一间昏暗的屋子，一个古代老人的幻影，一场铺天盖地的雪……

这个梦这么奇怪，应该和自己之前的记忆有关。可能是古代真真在脑海里留下的记忆片段吧。

我下意识地摇着头，想让自己清醒一点，努力在梦中能够看清那个老人的脸，或是想起他说的话。但每每一想到这个关口，心跳便加快，浑身肌肉抽紧，头痛欲裂，似是再也不能往下想去。

终于对自己的失忆作了妥协，缓缓闭上眼睛。先不想了，如今这当口，如何在这世道上活下去才是首要考虑的问题。

我猛地睁开眼睛。放下所有的揣测回忆，终于作出一个最现实的决定。

逃！

我从草地上跳起，拔腿便往草原深处跑。我不知道正确的方向在哪里，反正，朝着那星火点点的军营反方向跑就是了。我跑啊跑，风刮得我脸凉凉的，仔細闻着还有股血腥味，我还是跑啊跑，腿酸得要命，不记得自己跑了多少步。

我终于体力不支，弯下腰来大口喘气，然后抬头一望哭了。

眼前，仍然是那片池塘，远处，仍然是那片星火点点。



终于，我艰难地接受了一个现实：在这片草原上，如果没有向导，我会迷路。难怪那家伙放心将我放在这里洗澡，因为他知道，我根本逃不出去。

我气得哇哇大叫，用最后剩下的一点力气，对地上的杂草进行了一番激烈而愤怒的“拔草运动”，然后死尸般地滑向地面，欲哭无泪。

边上却传来一个不紧不慢的声音。

“吵什么，吵得我睡觉都不安心。”

我一个寒战，弱弱望去，却见那家伙竟没有走，只是躺在一块大石头上，闭目养神。

我呆了半秒，迅速将双手在胸前一抱，朝后倒退一步。

完了，这色狼果然没想放过自己。

霍去病伸了个懒腰，从石头上起身，懒洋洋地走上前，上下打量了一番我，眯着眼道：“你洗完了？”

“是的。”我干脆回答。

“真真姑娘洗澡真是与众不同，围着池子跑了几十圈。”

我朝他瞪去。“你管得着吗？”

“那在下先回营睡去，你若想睡这荒郊野岭，我便依了你。只是刚刚昨晚死了许多亡魂，正瞅着投胎呢。我先走一步。”

“等等！”我脱口而出，话一出口，却又后悔了。

我这是在求他吗？郁闷，十万个不愿意。

他玩味似的看着我，我被他盯得发慌，寒战袭来，“啊欠”一声打了个大喷嚏。

他似笑非笑地看着我，我生硬地转过身去，再不愿意直视他。

身后传来温暖，我意识到一件带着体温的衣物盖在了我的身上。我一个激灵，触电似的想逃，他却从身后搭住我肩，在我耳边语道：“傻子。”

我还未反应他这一句“傻子”是什么意思，身体却已不由自主地被他拖着往军营的方向而去。

十万个不愿意，减少到了十个，我的骨气无迹可寻，只得随他走去。

我在思维的碰撞、情绪的纠结、梦境的混乱中，呼呼大睡了一晚，待睁开眼，见到头顶依旧是那随着风微微颤抖的帐篷顶部，外面仍是士兵们列队的吆喝声以及咣咣作响的兵器声……

一颗心落到了谷底，看来，我还身在古代，要命的是，还在这“大色狼”的营帐中。

挣扎着起身，骨头咯咯作响，我看到床边有一盆水，探脸望去，盆里倒映着我这世的脸庞。我看了一会儿，漠然地转过身，呆呆地坐下。

连自己都对这张脸无动于衷，可以想象它对男人的吸引力。但往好的地方